

# 一束鮮花 一城溫柔

網友熱議

**z-momo**：賣花的爺爺終於被很多人發現了。2024年那會在紅嶺南看到，也曾發過帖，身邊也有朋友相繼去買了花，花都很漂亮，還記得爺爺給我挑的是鬱金香。

**傅澄澄**：願爺爺的花永遠有人買，願爺爺健康順遂，願所有用力生活的人都有打破逆境的勇氣。

**蜜語pdg**：深圳真的是一個超有愛的地方。

**白粥的主筆日常**：流量是一陣風，在此也請大家不要現在一窩蜂地去買，等熱度過去了再過去，讓這份愛細水長流下去吧。

**平靜的味道**：一束小花不貴，卻承載着老人謀生的期許。在快節奏的深圳，陌生人的善意匯成暖流。人間煙火最動人，願每一份辛苦謀生都能被溫柔以待，老人不必再熬夜守攤、露宿街邊，安穩度過晚年。

**Zzzz**：從爺爺的故事我明白，熬過無人問津的日子，生活總會迎來新的轉機。

**譚幫主說房**：我以為華強北只有芯片，結果看到了鮮花。

**chloe**：深圳賣花爺爺慢慢好起來了，見證互聯網的力量，深圳的溫度。同是在深圳打拚的深圳人狠狠共情。

**momo**：謝謝善良的大家，幫到爺爺，真的感到好高興！

**lolita**：等了3個小時，不到10分鐘就搶沒了，從縫隙中搶到幾朵焉了的花，還開心的不得了。不是因為搶到了花，而是自己無處安放的同情心終於有了着落。

**瑤瑤**：一天工作會很累，打開社交平台看見這世間還有人縫縫補補，用着真心、善良去奉獻，看見了愛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，可以照亮許多人。

**番茄嫩牛腩**：我在深圳快十年了……一直感覺到快節奏給我帶來的焦慮感。但是也會在這城市感受慢下來的浪漫、和小小的溫暖。

●來源：抖音、小紅書

## 深圳為賣花爺爺撐起一片天



晚上八點，深圳華強北潮流前線地鐵商場外的夜市區，「賣花爺爺」張志中正坐在攤位上吃着熱心市民送來的晚飯。上個月，一位網友拍攝的視頻讓張爺爺意外成為深圳的話題熱點。視頻中，張爺爺蜷縮街邊熟睡，身旁堆滿未賣完的鮮花。這一幕讓無數人心頭一緊。



「賣花爺爺」張志中在整理鮮花。

張爺爺本名張志中，今年73歲，河南駐馬店人，年輕時下過煤礦、做過木工，也撿過廢品。十多年前，因老伴罹患癌症，張爺爺來到深圳籌錢治療，最終在華強北街頭落腳，靠賣花維持生計，對他來說這是「最輕鬆的營生」。如今老伴已經離世，看病仍欠着七八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債務，他卻不願回鄉。用他的話說，深圳人好，他捨不得離開這座收留他、養活他的城市。

### 賣花八年：深夜花攤刷屏走紅

每天清晨六點，他坐公交去八卦嶺花卉市場進貨，回到巴登街的出租屋

▶特意來買花的秦同學。



修剪、包裝，下午五點再挑着扁擔出發。日曬雨淋、夏暑冬寒，過去一天收入不到200元。去年老伴因病離世，治病花了十幾萬，至今仍欠七八萬元外債。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，沒有選擇低頭求助，更沒有坐等幫扶。他說：「我跟別人借的錢，能掙就多掙，掙得少就慢慢地還。」

此前他沒有固定攤位，有時蜷在地鐵通道角落，有時靠在路邊冰冷的台階上。累極了，就在街邊靠一靠，常常賣到凌晨兩三點。八年如一日，風雨無阻。

其實，深圳人早已默默關注他多年。早在幾年前，就有網友在社交平台記錄下老人靠牆打盹的畫面，配文只一句：「路過的時候，買一朵花，幫幫他吧。」

今年五月，一條深夜熟睡的短視頻徹底點燃全網：老人疲憊地躺在路邊，身旁是一堆未賣完的鮮花，平凡的倔強，瞬間戳中無數人的軟肋。

### 善意奔湧：從排隊買花到固定攤位

視頻引發關注後，善意從線上蔓延到線下。年輕人專程趕來「蹲點」買花，有人一次性買走全部剩餘鮮花，只為讓爺爺早點收攤。外地網友發起代買請求：「求現場的姐妹幫代買，花送給你或路人都可以。」

隨着人氣的高漲，社區工作人員會在客流高峰疏導人流、維護秩序；陰雨天氣，工作人員及時送來雨傘、搭建雨棚；深夜擺攤錯過飯點，熱飯熱食準時送達；盛夏酷暑，便攜小風扇送上



以往沒有固定攤位的時候，他蜷在地鐵站通道的角落，有時靠在路邊的台階上小憩。

隨之而來的，是深圳市民一場接一場的接力：年輕人排隊買花、街道劃設固定攤位、義工每日陪伴、巡防員主動吆喝。流量如暴雨來去匆匆，但深圳人留給這位老人的，不只是一束花的餘香。在華強北街道的協調下，轄區愛心企業免費提供了經營場地，他有了專屬固定攤位，擁有了安穩舒適的經營小家。

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



潮汕姑娘徐秋燕(中)義務幫忙賣花。



走紅之後，張志中爺爺在華強北有了自己的固定攤位。

涼意，為老人驅散燥熱。為從根源解決問題，華強北街道協調，轄區愛心企業深圳市鵬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主動伸出援手，免費提供經營場地。

華富實驗學校三年級的秦同學，第一次看到爺爺時就想買一朵花，因為她覺得爺爺太辛苦了，可當時沒帶錢。第二次專程跑來，花已被買光。這一次，她終於如願買到一枝鮮花，能幫爺爺早點收攤回家，孩子臉上露出純粹的笑容。

### 「只想他盡快賣完，早點回家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訪時，潮汕姑娘徐秋燕正在義務幫忙賣花。一週來，每天下午四點半她從東門家裏出發，五點準時到場，直到爺爺收攤。「當時感覺他很像我爺爺，只想幫他。在家也是刷手機，在這裏幫忙更有意義。我不知道能幫多久，只是現在就想幫他。」

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，張爺爺每天收入從不到200元漲到最高500元，最快不到10分鐘售罄，最晚晚上九點便能收攤回家。儘管如此，他的花價一直沒變——從八卦嶺批發市場進貨，一枝進價2元，賣3元，只賺1元錢。

臨近晚上九點，買花的人漸少。旁邊的巡防員主動幫忙吆喝，笑着對路過的年輕人喊道：「看一看啊，爺爺的花新鮮又便宜，買一束支持一下。」巡防員說，他最擔心爺爺的安全，「以前有幾次看到他睡在機動車道旁邊，很危險。我只想他盡快賣完，早點回家。」

特稿

## 流量來去匆匆 愛心讓城市「減速」

互聯網的關注往往像深圳夏天的暴雨，來得猛烈，去得也快。張爺爺說，上個周末賣得最快，不到十分鐘就賣了500元，可這兩天生意又淡了下來，「但跟以前比，已經很好了。」

張爺爺說，半個月前女兒告訴自己在網上火了，直到生意越來越好，他才知道真的火了。爆火之後他並沒有覺得累，「只要能將花賣出去就好。」

有年輕人在攤位前勸他：「爺爺，千萬不要因為現在人多就進太多貨，擔心熱度過去了，花會滯銷。」老人點頭答應。其實他只有一個人，一天最

多挑得動200朵花。有網友評論說，很多人來幫助爺爺，或許是被單純感動，或許是想起了自家長輩，又或者希望通過「拯救」一位老爺爺，完成一次自我精神的救贖，寄託一份對「老有所養」的溫情期盼。

這是這個快節奏的城市，一次溫情的「減速」。人們暫時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，為一束並不名貴的花駐足。互聯網上的分享，晒的不止是照片，而是「原來我們都可以成為光」的暖意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

## 足球校長和他的「泥巴地足球隊」

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，夏天傍晚的秦巴山，暑氣還未散盡，風已從山谷吹來。陝西留壩縣留壩中學的操場上，十幾個孩子追着球跑，鞋底踩出清脆的聲音；幾公里外的鄉村，武關驛鎮中心小學，塑膠操場上，汗水順着臉頰往下淌，孩子們踢得盡興。過去的十多年，這裏的很多孩子因足球獲得燦爛的笑容、強健的體魄，甚至是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，從此走出大山，開啟轟隆隆的新生。

而這一切，與執着於足球的張素春和張素春兄弟倆密不可分。武關驛鎮中心小學，校長張素春站在那裏，雙手叉腰，目光緊緊追隨着那隻足球。他的皮膚黑得像被炭火烤過，笑起來露出兩顆虎牙。

十八歲那年，張素春從師範學校畢業，回鄉當老師。行李很簡單，一床鋪蓋，三個足球。他喜歡踢球，覺得自由、帶勁。那時候，山裏孩子沒見過足球，一拿出來，一群娃圍上來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學校建在山腳下，操場沒有圍牆。那時候的操場是泥巴地。下雨天，一腳踩下去，泥漿沒過腳踝。可孩子們不在乎，光着腳丫子就往裏衝。一場球踢

完，渾身是泥，只露兩隻眼睛在轉。張素春看着他們笑，他們也笑。

後來泥巴地變成水泥地。水泥地硬，摔一跤膝蓋就破皮。夏天太陽一曬，地面燙得能煎雞蛋，孩子們摔倒甚至會被灼傷。張素春心疼，給他們買長袖衣褲，套上護膝，把襪子拉到小腿肚。

就是這樣的條件，他帶着「從泥巴地裏長起來的足球隊」，開始一點一點往外闖。

2011年，漢中市青少年足球錦標賽。當地火燒店鎮中心小學只有兩百多名學生，彼時在這裏任教的張素春硬是湊出男女兩支隊伍。張素春說，那天下了大雨，場地成了爛泥塘。對手腳步打滑，留壩的孩子卻像回到熟悉的操場，踩着泥水往前衝。

賽後的合影，張素春一直保存着：孩子們滿身滿臉都是泥巴，但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。

### 「把膽小、怯懦、害怕，都甩掉了」

張素春的弟弟張素洋是留壩中學的黨支部書記。他也把足球帶進了留壩中學。學校還請來專業足球教練，孩子們腳下的路越走越寬。



孩子們在泥巴地裏踢足球。



張素春和孩子們。

兄弟倆有個習慣，每次外出比賽，總要帶孩子們去當地的歷史文化景點看看。他們希望孩子們不只是去比賽，也能看看山外的城市，知道世界還有更大的樣子。

武關驛鎮中心小學的走廊裏，有一面特殊的牆。牆上貼滿了一張張照片，那是這些年從這裏走出去的孩子。照片下面寫着他們的名字和去向：北京師範大學、同濟大學……

最初他們的想法很簡單，讓孩子們走體育特長生的路子，考大學，走出大山。可這些年，兄弟倆的想法慢慢變了。「以前總盯着成績，盯着升學率，盯着幾個孩子進了省隊、進了國青隊。現在回頭

看，更多的孩子其實沒有走上職業道路。但這些人身上有一個共同特質，陽光、堅韌、不怕輸。」

「我們在場上一路狂奔的時候，把膽小、怯懦、害怕，都甩掉了。」一個已經畢業的孩子這樣告訴記者。

如今，留壩縣變了許多。營盤村的山谷裏，六塊訓練球場嵌在青山之間，中國女足也在這裏訓練過。孩子們再也不用遠赴千里，到外地去踢球，有不少外地球隊在這裏訓練，孩子們在家門口也有了切磋對手。

操場上的訓練還在繼續。一個孩子帶球突破，摔倒了，爬起來，又追了上去。